

回家的梦永留异乡



姓名:郝凤枝
性别:女
籍贯: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东瓦池村
生前职业:保洁员
去世时间:2012年2月17日
死因:车祸
终年:47岁
生前住址:北京市昌平区

在故乡,她面朝黄土;在北京,她没找到归途。

借钱赔邻居粮食

她不识字,盼着孩子们读书有出息,可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去打工,她都大骂一场,不要他们挣回来的钱,赌气不说话,小儿子最后也跟着哥哥们学。她不再吵骂了,叮嘱儿子,“只要你们好好打工,好日子一样能等到。”好像也是在说服她自己。

一次天黑,大儿子程志军点着蜡烛,出去赶鸡回架,鸡在邻居的柴垛上吃麦穗,他捉鸡时不小心引着了柴垛,鸡烧没了,火蔓延到了电线,烧到邻居秋收拉回来的粮食,还差点把自家房子点着。

她从地里回来,暴跳起来,揪出躲藏的儿子,一阵抽打,拉去跟邻居道歉。邻居秋收的粮食被烧得不剩什么了,第二天,她挨家借钱,凑齐后送到邻居家。邻居见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,要一小部分,她执拗地把钱全塞给人家,“再困难这责任也得负。”

丈夫做癌症手术了,大儿子结婚了,家里欠了不少债。她没和家里打招呼,只身一人来到北京。心里是为儿子成家算计着。

错误规则遭遇噩运

在物美超市做保洁员,每月1500元,她加班,

这样能多赚300元,过年的双薪,让她放弃团圆。两年来,她只回家一次。

来北京后不到四个月,她把五千多元钱邮回老家。大儿子程志军来北京后,一直在想,在北京这样的城市,母亲每月靠着不到300元,是怎么生活的。

保洁员的工作枯燥而清苦,她很少进城。

一次从昌平的住处去方庄,途中坐反方向,她不得不下车,向路人打听,等到亲戚家天已黑了,不识字的她,不知道坐什么车。

习惯了故乡的土路,北京的车水马龙总让她不安。她有自己交通规则——左侧通行。儿子劝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,她辩解:一辆辆车从身后呼啸而过,看不到,没安全感,看着车迎面擦肩,心里有底。

2月16日,她没去上班,没人知道原因。2月17日凌晨,京密路上,她依然固执着自己的“规则”——贴着左侧围栏,几辆车迎面驶来,绕她而去。然而运气溜了神,没让她躲过一劫。一辆金杯车把她回家的梦永远留在了异乡。

出事前几天,她告诉家人,会回家给孙女过生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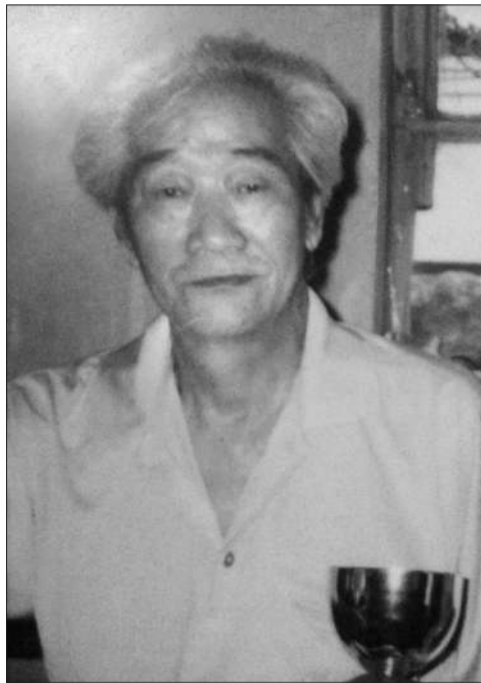
3月2日是她孙女的生日,回家的日子也到了,但一家六口挤在北京一家60元一天的旅馆客房里,等待着车祸调查结果。

她叫郝凤枝,终年47岁。

“要强的你,安息吧,但愿天堂里不再有车水马龙。
——丈夫 程海柱
妈妈,放心走吧,我们弟兄三个一定会好好生活,一定会照顾好生病的爸爸,相信您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欣慰。
——儿子 程志军

本报记者 范春旭

临别前再叫你声“二哥”



姓名:吴金玉
性别:男
籍贯:北京
生前职业:技工
去世时间:2012年2月3日
死因:肺癌
终年:76岁
生前住址:天坛东里社区

在北京,熟悉“天安门大妈”刘玉珍的人很多,这个在天安门广场捡了17年烟头的老太太,多次被媒体报道。

在刘玉珍的光环下,默默无闻的丈夫吴金玉,悄无声息地支持着老伴。直至生命结束。

幸福的最后一个月

今年1月2日,吴金玉病重,被送到医院。对他而言,虽然病痛,但他度过了幸福的最后一个月。

几年前,吴金玉患病,生活不能自理。刘玉珍打算放弃捡烟头,好好伺候老伴,老伴身体康健的那些年,每天星夜三四点,总会悄悄起床叫醒她,然后骑辆三轮车,把她送到天桥附近的公交站。看老伴搭上了去天安门的公交车。

但吴金玉拒绝妻子服侍床前。“你做的事儿为国家,光荣,别管我,放心捡吧,早去早回。”

此前的采访中,吴金玉多次表示希望刘玉珍能时刻陪在他身边“一起腻着”,但刘玉珍一到跟前,他总改口否认。

终于,老两口这一个月耳鬓厮磨。

病榻前,吴金玉对前来探望的儿女摆摆手,“我这儿只有老伴照顾就行。”

吴金玉的念想差一点落空。

医院规定,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,不能整日陪护病人。

已经74岁的刘玉珍在护士的追问下,灵机一动,“我今年65岁,照顾老伴没问题。你们放心吧。”护士半信半疑,但看着两位老人情深意长,悄然默许。

医院里,每隔一个小时,吴金玉总会因为病痛醒来,不断哼哼,刘玉珍总会握着他的手安慰,给他按肩捏脚,讲以前在天安门旁捡烟头的见闻,一起回忆和老头子在一起的青春往事。

“我老伴去哪里了”,“她去洗碗去了,一会就来了。”一个月里,吴金玉孩子一样黏着刘玉珍,哪怕离开五分钟都着急,这惹得同房病人哭笑不得。

但刘玉珍知道,老头子黏她,是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,“俩人一起处了55年,远远不够。”

心中的小妹

母亲的陪床让儿女们心疼,多次劝妈妈回家歇息。“爸,我们在这里照顾您,就让妈回家歇会儿。”,儿女们央求。

吴金玉看着满眼血丝的刘玉珍,点点头,向老伴招手,示意刘玉珍回家,但

刘玉珍准备离开时,吴金玉又向刘玉珍挥挥手,让她走近病床。

刘玉珍将耳朵凑在吴金玉嘴边,想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“叫我,二哥”,吴金玉小声说道。

刘玉珍微微一颤,沉默1秒钟,趴在丈夫的耳畔,“二哥”。

叫完后,两位老人满眼泪花。

小时候,吴金玉和刘玉珍是一个院子里的孩子,俩人两小无猜,刘玉珍经常“二哥,二哥”地叫他。结婚后,“二哥”的称呼被“丈夫”替代。

医院里,弥留之际,在孩子们不在的时候,吴金玉频频让老伴叫他“二哥”,刘玉珍会意,总会二哥二哥地叫着。每每这时,吴金玉嘴角上扬,孩子一样看着老伴直乐。

刘玉珍说,之所以叫二哥,是老伴想起了童年,“童年,我就是他心中的小妹。”

2月3日晚,刘玉珍接到孩子们的电话,吴金玉走了。

刘玉珍来到吴金玉的病床前,为老伴按按肩膀,捏捏脚,再次凑在吴金玉耳畔,轻轻叫了一声“二哥”。

这一次,吴金玉没有笑,但刘玉珍觉得老头子听到了。

“老头子,你在天堂要好好的,想吃点什么,喝点什么,就去吃喝,你过得要舒舒服服了,我也就放心了。下辈子,我们还是一对儿,我还愿意伺候你。
——妻子 刘玉珍

爷爷,安息吧,我们会想念您的。

——孙女

本报记者 申志民